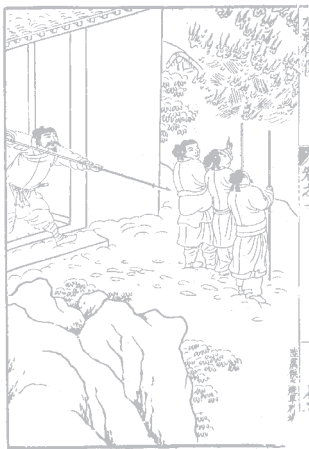


题记

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如盐谷节山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讎黯黯，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夜，鲁迅记。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
第十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詩曰
天理昭昭不可誣 莫將奸惡作良圖 若非風雪治
材酒 定被焚燒化朽枯 自謂冥中施計毒 誰知
暗裡有神扶 敢憐萬死逃生地 真是魂奇佛丈夫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
得是酒生兄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這李
小二先前在東京時不合偷了店主人家財被捉住了要
送官司問罪却得林冲王張陪話赦了他免送官司又



序言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_瞭，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然而终付排印者，写印已屡，任其事者实早劳矣，惟排字反较省，因以印也。

自编辑写印以来，四五友人或假以书籍，或助为校勘，雅意勤勤，三年如一，呜呼，于此谢之！

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夜，鲁迅记于北京。



目录

题 记 / 1

序 言 / 2

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 3

《汉书·艺文志》说，《隋书·经籍志》说——《唐书·经籍志》始无小序，《新唐书·艺文志》始退鬼神传入小说——明胡应麟分小说为六类，清《四库书目》分小说为三类——《四库书目》又退古史入小说——书目之变例

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 / 8

小说之渊源：神话——中国阙原始神话——神话之成传说——多含神话及传说之书：《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天问》等——中国神话散亡之故

第三篇 《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 15

《汉志》所录小说今俱佚——《伊尹说》——《鬻子说》——《青史子》——《师旷》——《虞初周说》——《百家》——《务成子》及《宋子》

第四篇 今所见汉人小说 / 20

见存汉人小说皆伪托——东方朔《神异经》，《十洲记》——班固《汉武故事》，《汉武内传》——郭宪《汉武洞冥记》——刘歆《西京杂记》——伶玄《飞燕外传》及汉人《杂事秘辛》

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 28

文士之传神怪：魏文帝《列异传》，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刘敬叔《异苑》，刘义庆《幽明录》，

吴均《续齐谐记》——志怪书中之印度影响

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 / 37

释家之明因果：王琰《冥祥记》等——方士之行劝诱：王浮《神异记》，王嘉《拾遗记》

第七篇 《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 42

释道互扇而流为清谈——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刘义庆《世说》及刘峻注——沈约《俗说》，殷芸《小说》——《世说》之一体：邯郸淳《笑林》，侯白《启颜录》——历来模仿《世说》者之多

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上) / 50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唐人小说影响于曲为大——王度《古镜记》，无名子《白猿传》，张文成《游仙窟》——开元天宝以后作者蔚起：沈既济《枕中记》等，沈亚之《湘中怨》等，陈鸿《长恨歌传》等，白行简《李娃传》等

第九篇 唐之传奇文(下) / 58

作家中之两大：元稹之《莺莺传》及后来之称述；李公佐之《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古岳渎经》

第十篇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 / 65

牛僧孺《玄怪录》及其仿效者——段成式《酉阳杂俎》与《续集》——李义山《杂纂》及宋明人之续书

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 / 71

宋初修《太平广记》为小说渊薮——宋志怪之欲取信：徐鉉《稽神录》，吴淑《江淮异人传》——宋志怪之求多：洪迈《夷坚志》——宋传奇始多垂诫：乐史《绿珠传》，《杨太真外传》；秦醇《赵飞燕别传》等——宋传奇之托古：《大业拾遗记》等，《梅妃传》

第十二篇 宋之话本 / 79

唐已有俗文故事——宋俗文小说所从出——杂伎艺中之说话——说话四科中之讲史及小说——话本——见存之话本类：

《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

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 / 87

话本影响于著作——刘斧《青琐高议》及《摭遗》——《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

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 95

元刊本《全相平话》——罗贯中及其著作：《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北宋三遂平妖传》

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 106

施耐庵与罗贯中——《水浒传》之四本：一百十五回本，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荡平四大寇传》——明陈忱《后水浒传》及清翁万春《结水浒传》——明之自开辟至两宋史事平话——清之统叙及订补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说(上) / 117

明中叶崇奉道流之影响——《四游记》：吴元泰《上洞八仙传》，余象斗《华光天王传》及《玄天上帝出身传》，杨志和《西游记传》

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说(中) / 123

吴承恩《西游记》——《后西游记》及《续西游记》

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说(下) / 130

许仲琳《封神传》——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董说《西游补》

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说(上) / 138

《金瓶梅》——明中叶方士文臣以献方药得幸之影响于小说——《玉娇李》——丁耀亢《续金瓶梅》转入因果谈——《隔帘花影》

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说(下) / 146

才子佳人小说者流：《玉娇梨》，荻岸山人《平山冷燕》，名教中人《好逑传》——云封山人《铁花仙史》

第二十一篇 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 / 153

冯梦龙之《古今小说》——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濛初《拍案惊奇》二刻——周清原《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醉醒石》——明清之选本：抱瓮老人《今古奇观》，东壁山房主人《今古奇闻》，无名氏《续今古奇观》

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 162

明初拟唐人传奇文之勃兴及禁断——蒲松龄复拟传奇文记狐鬼：《聊斋志异》——纪昀更追踪晋宋志怪为书：《阅微草堂笔记》五种——王韬志异而鬼事渐少：《遁窟谰言》等——志怪末流又坠入因果谈

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 / 172

吴敬梓《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之妄增本——讽刺书无后劲

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 / 179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初本及全本——《红楼梦》本事之异说：明珠家事说，董鄂妃故事说，康熙朝政象说——《红楼梦》作者及续成者之考定：曹雪芹与高鹗——《红楼梦》续书之多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 / 191

文章经济之作：夏敬渠《野叟曝言》——才藻之作：屠坤《理史》，陈球《燕山外史》——博物多识之作：李汝珍《镜花缘》

第二十六篇 清之狭邪小说 / 202

唐以来文人即多记曲中琐事——陈森《品花宝鉴》——魏秀仁《花月痕》——俞达《青楼梦》——《红楼梦》余泽之在狭邪小说及其消亡——韩子云《海上花列传》

第二十七篇 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 213

文康《儿女英雄传》——石玉昆《三侠五义》及俞樾重编之《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正续小五义全传》——《施公案》及《彭公案》——拟作与续作之多——《水浒》

精神在民间之消灭

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谴责小说 / 223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其他——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谴责之作
堕落为谤书及黑幕小说

后 记 / 235

图典本《中国小说史略》编后记 陈平原 / 236

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然《庄子》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当时亦多以为“短书不可用”，则此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后世众说，弥复纷纭，今不具论，而征之史：缘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

秦既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则大收篇籍，置写官，成哀二帝，复先后使刘向及其子歆校书秘府，歆乃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七略》今亡，班固作《汉书》，删其要为《艺文志》，其三曰《诸子略》，所录凡十家，而谓“可观者九家”，小说则不与，然尚存于末，得十五家。班固于志自有注，其有某曰云云者，唐颜师古注也。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殷时者，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豢狂夫之议也。



清光绪张寿荣重刻日本文政八年刻本《八史经籍志》

右所录十五家，梁时已仅存《青史子》一卷，至隋亦佚；惟据班

唐 長孫無忌等撰

經籍一經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

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唐贞观中，长孙无忌等修《隋书》，《经籍志》撰自魏徵，祖述晋荀勖《中经簿》而稍改变，为经史子集四部，小说故隶于子。其所著录，《燕丹子》而外无晋以前书，别益以记谈笑应对，叙艺术器物游乐者，而所论列则仍袭《汉书·艺文志》（后略称《汉志》）：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

《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避忌，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其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清光绪张寿荣重刻日本文政八年刻本《八史经籍志》

石晋时，刘昫等因韦述旧史作《唐书·经籍志》（后略称《唐志》）则以毋夔等所修之《古今书录》为本，而意主简略，删其小序发明，史官之论述由是不可见。所录小说，与《隋书·经籍志》（后略称《隋志》）亦无甚异，惟删其亡书，而增张华《博物志》十卷，此在《隋志》，本属杂家，至是乃入小说。

宋皇祐中，曾公亮等被命删定旧史，撰志者欧阳修，其《艺文志》（后略称《新唐志》）小说类中，则大增晋至隋时著作，自张华《列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五

卷，王延秀《感应传》至侯君素《旌异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诸书前志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是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又增益唐人著作，如李恕《诫子拾遗》等之垂教诫，刘孝孙《事始》等之数典故，李涪《刊误》等之纠讹谬，陆羽《茶经》等之叙服用，并入此类，例乃愈禁，元修《宋史》，亦无变革，仅增芜杂而已。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十八）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为六类：

- 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
- 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
- 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
- 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
- 一曰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是也；
- 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

清乾隆中，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纪昀总其事，于小说别为三派，而所论列则袭旧志。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谰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西京杂记》六卷。《世说新语》三卷。……

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孔穎達易經注疏十卷

孔穎達書經注疏二十卷

孔穎達詩經注疏二十卷

孔穎達左傳注疏六十卷

公羊注疏二十八卷

楊士勛穀梁注疏二十卷

賈公彥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賈公彥儀禮注疏十七卷

孔穎達禮記注疏六十三卷

五

清宣統上虞羅氏刻本《玉簡齋叢書》

《山海經》十八卷。《穆天子傳》六卷。《神異經》一卷。……

《搜神記》二十卷。……
《續齊諧記》一卷。……

右小說家類異聞之屬……

《博物志》十卷。《述異記》二卷。《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右小說家類瑣語之屬……

右三派者，校以胡應麟之所分，實止兩類，前一即雜錄，後二即志怪，第析敘事有條貫者為異聞，鈔錄細碎者為瑣語而已。傳奇不著錄；叢談辯訂箴規三類則多改隸于雜家，小說範圍，至是乃稍整潔矣。然《山海經》《穆天子傳》又自是始退為小說，案語云，“《穆天子傳》舊皆入起居注類，……實則恍惚無征，又非《逸周書》之比，……以為信史而錄之，則史體雜，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說家，義求其當，無庸以變古為嫌也。”于是小說之志怪類中又雜入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傳說之書。

至于宋之平話，元明之演義，自来盛行民間，其書故當甚夥，而史志皆不錄。惟明王圻作《續文獻通考》，高儒作《百川書志》，皆收《三國志演義》及《水滸傳》，清初錢曾作《也是園書目》，亦有通俗小說《三國志》等三種，宋人詞話《燈花婆婆》等十六種。然《三國》《水滸》，嘉靖中有都察院刻本，世人視若官書，故得見收，後之書目，尋即不載，錢曾則專事收藏，偏重版本，緣為舊刊，始以入錄，非于藝文有真知，遂離叛于曩例也。史家成見，自漢迄今蓋略同：目錄亦史之支流，固難有超其分際者矣。

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

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惟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如天地开辟之说，在中国所留遗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矣。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一引徐整《三五历记》）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颧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

本經訓之由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于道治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清淨也本經回以題篇
 也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實性也素
 不擾民實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實性也素
 懷情不聚也閑靜言無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
 欲也情不聚也閑靜言無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
 所履行也志行不越規矩故能合于道出于外者身發動而
 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發也便利也物事也其言畧而
 循理其行悅而順情不覺之悅達言按悅取讀時悅取
 當是敘字也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愉和也素
 今之誇字也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愉和也素
 巧也飾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揆龜之兆也卦世所以

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列子·汤问》）

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刘媪得交龙而孕季，皆其例也。此外尚甚众。

清乾隆咸宁官属刻本《淮南子》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袁 翰 凿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袁 翰 ……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 娥窃以奔月。（《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曰，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春秋·左氏传》）

警 瞿 使舜上涂廩，从下纵火焚廩，



南阳汉画像“后羿射日”

舜乃以两笠自_并而下去，得不死。瞽_瞽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史记·舜本纪》）

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_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

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西山经》）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同上）

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海内西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案此字当衍），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墟北。（《海内北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_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南阳汉画像“嫦娥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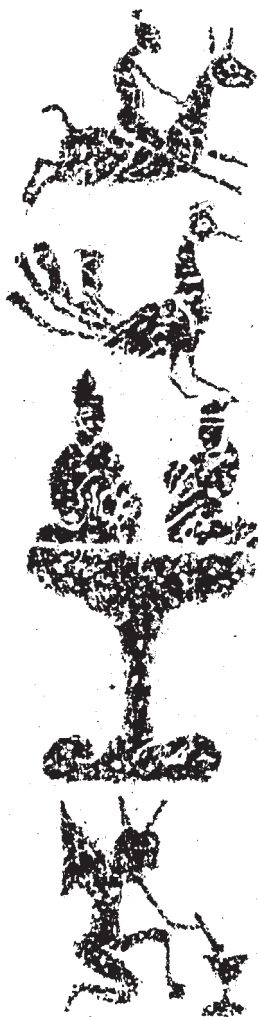
(《大荒西经》)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同上)

晋咸宁五年，汲县民不_平盗发魏襄王冢，得竹书《穆天子传》五篇，又杂书十九篇。《穆天子传》今存，凡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征之事，后一卷记盛姬卒于途次以至反葬，盖即杂书之一篇。传亦言见西王母，而不叙诸异相，其状已颇近于人王。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_口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_口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_陟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愿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遂驱升于_奔山，乃纪_丌迹于_奔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卷三)

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请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



南阳汉画像“东王公”、“西王母”

而献之。天子命之为桺而畜之东虞，是为虎牢。天子赐奔戎畋马十驷，归之太牢，奔戎再拜稽首。（卷五）

汉应劭说，《周书》为虞初小说所本，而今本《逸周书》中惟《克殷》《世俘》《王会》《太子晋》四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余文不然。至汲冢所出周时竹书中，本有《琐语》十一篇，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今佚，《太平御览》间引其文；又汲县有晋立《吕望表》，亦引《周志》，皆记梦验，甚似小说，或虞初所本者为此等，然别无显证，亦难以定之。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有短丈夫宾于前。晏子曰，“君所梦何如哉？”公曰，“其宾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则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声。”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果伐宋。（《太平御览》三百七十八）

文王梦天帝服玄襪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赐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后亦再拜稽首。文王梦之之夜，太公梦之亦然。其后文王见太公而诘之曰，“而名为望乎？”答曰，“唯，为望。”文王曰，“吾如有所见于汝。”太公言其年月与其日，且尽道其言，“臣以此得见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与之归，以为卿士。（晋立《太公吕望表》石刻，以东魏立《吕望表》补阙字。）

他如汉前之《燕丹子》，汉杨雄之《蜀王本纪》，赵晔之《吴越春秋》，袁康，吴平之《越绝书》等，虽本史实，并含异闻。若求之诗歌，则屈原所赋，尤在《天问》中，多见神话与传说，如“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昆仑县圃，其阍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鲧鱼何所？鼈堆焉处？羿焉彀日？乌焉解羽？”是也。王逸曰，“屈原